滎陽外史集

五

滎陽外史集卷二十四

明 鄭眞 撰

序

送鳳陽府儒學教授吳義孚先生謁告歸莆田序

閩南為儒先過化之地自龜山楊氏得程子之學於是我道南矣考亭朱子承延平李氏屏山劉氏之傳自是環閩以南家洙泗而戶鄒魯仁義道德之說藹如也世

運既微文獻凋落故家子孫有原伯魯之誚求其詩禮
之澤久而益振以師道自任若今吳先生者何其少哉
先生閩産也自幼穎悟承先君子石亭翁之訓年二十
有九慨然曰我不讀書為士以祚其門不名為人從師
取友玩心經史凡性命義理之微天人禮樂之奥莫不
究悉為文章敦尚本實浮夸綺麗一切弗道值世事既
非隱居深山為學者師足跡不入城府際今天朝以科
目頒天下命與其賢者能者有司强起先生藝閩省先

生力辭且曰科舉誠我家故物然投老山林無意於世久矣不得已以書經領洪武五年鄉貢進士薦計偕京師將告歸適分巡監察御史張公度上言中都興王之地四方視為取則而教席多虛非所以崇化天下也朝廷用其議丞相及大宗伯以先生龎厚老成且在科名優等遂授今鳳陽府教授縉紳咸賀以為得人既至而負笈子弟皆還譎之家心不樂學至視簡冊為害已先生博以經訓約以文藝誨之諄諄而誘之循循也既三

年告諸生曰我老未有嗣息宗祀欲有所屬將歸經紀其家復來委心焉於是請使府申諸吏部吏部報可遂給告以去夫君子之道人倫而已道之所存教之所存也故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躬行心得寧有過於彞倫之外者哉於此而不得其理何以為淑諸人之本也耶先生之歸君子以為能致其重者矣春日載陽脂車言邁宗姻鄉黨歡言來逰覽田園之瘠肥慨風景之非昔則亦時其與之所至云爾莆陽南閩甲郡在

昔衣冠尤號為盛立言之士若夾漈鄭氏石林葉氏四如黃氏與考亭相望先後其經史註釋制度考索於名教實非小補而近時陳氏衆仲亦有古詩文為士大夫所誦顧諸君子之書久已傳世然而山川地遠後生晩進莫之見矣聞其家尚有其人先生歸試而問之購取以來嘉惠淮海之士豈非鄙賤之所望哉庸敢敘以為贈先生名烈字義孚號方齋所著有卧雲集其考德問業則先朝文獻若鄭先生獻可林先生學矩云洪武十

年三月朔日鄉貢進士四明鄭真序

送睢州學正永嘉劉貢寓上任序

天子在位之七年命天下郡縣守令各薦士三人時我四明陳德源氏為重慶府巴縣丞巴僻在西陲人物稀少懼無以上荅明詔鄉友項熙原同仕蜀西謂之曰士信於知巳彈冠結綬必有推挽之者若永嘉劉氏南金字貢寓者其可乎哉德源曰何如熙原曰貢寓世為温儒族讀四聖之書觀象玩占達陰陽造化之理聖運肇

開士凡一材一藝者皆拔毛脫穎翶翔青雲貢寓杜門謝客耳若不聞忍貧茹蔬裕如也方今旌車四出野無遺賢可使若人者終老於巖泉閭耶於是德源上其名於四川行省行省咨之吏部吏部符温有司强起之貢寓不得辭焉與羣士同詣吏部試易義中選將調官天官宗伯議諸丞相以為通經學古者未可煩以有司當使施教一方苟才賢輩出則其有功也大矣丞相從其議遂得為睢州學正上任過淮臨以予同在斯文求一言

以贈夫政與教非有二塗今日之所以為教即異日之所以為政也國家設立學校置師弟子員非有錢穀之勞簿書之冗巍坐皐比與諸生日求其所未至士之以文學自任者固樂為之而有不得遂也而今幸而得之故必有得道忘勢之君子遇夫尊德樂道之諸侯優禮崇獎摳衣負笈者得以激厲成就之柰何今之有司視為故常漫不加恤而掌教者亦僅僅自守玩歲愒日輿幸一旦以去況夫中原多故以來故家文獻既以湮微

父兄之於子弟甘心樵牧視簡冊為累已其來非一日矣貢寓學高而強氣正而蒼行端而方所以轉移其心術開示以正途下學上達俊乂林立登庸於朝為端人為正士斯不負菁莪樂育之意豈徒日月書季考詞章句讀而已哉雎為汴宿之衝華夏文明之地也昔者蔡丘之會諸侯封人之見夫子於是乎在仰惟聖明在上王道大明五伯之事誠不必論雎之士大夫見貢寓者於言動詞色有若封人得諸觀感之間則貢寓之道將

大行於時矣予與貢寓早嘗相聞而於陳項二君子皆有同鄉拜家之舊薦賢舉善二子既為得之若雎學之得吾貢寓抑何其多幸哉於是為之喜而俾予敘其事以贈

送賴上縣教諭徐景顏先生復職序

洪武九年十二月中書省檄鳳陽府凡通經博學之士在教職者悉取以來盖相君上副天子宵旰求賢之意欲盡天下之才儲之館閣謀猷黼黻致唐虞三代之治

也烏乎盛哉於是知鳳陽府事潘公奉行惟謹而頻上縣大夫以博士徐先生景顏薦既至而中書且有後命許留見職景顏辭諸潘公請復歸掌教事公曰先生是也國家以用人為急先生去而登諸班行不過先生一人而已先生在而學者有所成異日晉之省臺布諸郡縣用以為奔走禦侮疏附先後先生之功顧不大矣乎時同僚皆韙公言景顏即再拜為別予以同年之契送諸淮河上執爵言曰景顏可謂識進退之宜矣夫君子

安於所遇固未嘗求進而亦未嘗求退也不求進以見其不急於用世不求退以見其不果於忘世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而孔子於仕止久速亦當其可而已景顔家居大末為徐偃王之後世胄神明從容儒素浮沈里閈將四十年適聖運肇興有司敦進就試淛闈以書經中選來為頼上學官執經在座下者凡二十人皆通性理能文辭於其行也咨嗟涕洟戀戀焉意其復歸今兹果然矣是豈不足以慰其心耶往復去留何芥蔕之有

哉且夫富貴利達天也學以致用在人焉君子不謂天也獨奈何今之儒者自一經決科之外於禮樂典故文獻譜諜一切漫不省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予之病此久矣景顔疏通明敏揭歸頼上講授之暇博記廣覽以資其見聞聖明在上述作之事日以大備駟車之名豈能舍我景顔哉

送泗州税課局副使金仲止考滿序

國家立税課以征天下之貨郡有司州縣有局軍國之

需率賴於是然多以儒者司之盖經義治事初非二理
明體適用有在於此豈曰理財非君子所宜哉金華金
仲止年二十餘好學能文有司嘗以六科薦之天官試
藝中選署泗州稅課局副使有難之者曰稅課冗職也
子其若之何仲止曰先儒謂錢穀為為己之學職分所
在盡其力焉爾泗為兩淮要衝舟車憧憧無有寧日仲
止既上任百貨之來相其貴賤多寡而輕重之持之以
公平煦之以恩惠民皆懽趍恐後或仲止以他事出則

相顧延佇必待其親蒞得一言而後定既二年貢賦告登而代者至矣仲止其賢乎哉仲止世居金華金華多山水人才輩出儒先君子若魯齋王公仁山金公白雲許公皆以道學泝朱子之傳若待制柳公侍講黃公令學士宋公長史朱公亦以文章大家冠冕後進仲止生於其鄉得其緒言餘論故其入仕之初不以為卑且冗而善於其職如此夫洪範八政食貨為先禹貢一書底謹財賦周太宰定九賦之法征斂隨宜迺今聖明在上

重本抑末征商之額取之有度仲止盡心周旋不虧官
不抑民異日為令為守為臺為省設施舉措從可知矣
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仲止其有焉予與仲止忝同
湔產久客臨淮聞名日甚茲幸得相見將與論世家文
獻之懿而以考績入覲京師其能介然於懷耶泗州博
士陳先生楚賓既合士大夫同致斯大之誼遂敘其出
處大畧於羣言之首

送鳳陽府税課分司副使髙彥芳任滿序

鳳陽興龍之地今天子肇建中都四方百貨之聚陸輦中土水道長淮視他郡為最有司相視地形於淮河之北岸置稅課局凡商賈取道虹縣及宿州司其征閫人高彥方氏來為大使朝廷用言者改為稅課分司而彥方昇為副使彥方年壯力强疎通明敏而長於幹濟自始至終逾四年而朝夕不懈如一日於是貢賦以登考當書績知虹縣事陳侯敬銘儒者也慎於許可獨於彥方每奬譽之且使來請序其槪夫征稅之法尚矣周禮宅

不毛者有里布民無常業者征夫家國家疆里之大生齒之繁凡山川土地所出所以衣被而飲食之者不能以數計關市之職量其多寡大小以三十而取其一隱匿者有沒入賞告之律其為法可謂詳且密矣然而貪黷之民欺公售私常額不登程督責備惴惴焉旦暮之不保者相踵也而彥方獨優為之不謂之才可乎彥方生於閩之南平蓋延平李先生之里也先生之學傳之考亭朱子考亭嘗論錢穀為已之學其於征斂之法固

嘗講之熟矣夫明體適用不當見之空言君子之於世蓋有無施而不可者易曰理財禁民為非曰義彥方其得於儒先之緒餘者耶予典教臨淮若彥方之職業固當目熟而耳聞而況陳俟之言有可徵者乎故不辭而序之彥方世官閥在前朝嘗以門功司徼巡云

送清河縣稅課局副使劉與德考滿序

我鄉四明為文獻邦百餘年來流風遺俗猶有存者遂初叔載王先生老成聞望師表於鄉時天台胡先生世

佐伯衡兩領鄉薦由儒學官歸老寓居於明胡先生三省之孫家有史學王先生厚齋尚書公之孫以玉海書著聞于世者也二先生先朝故家之契先後訓導明庠而沛縣劉與德以宦游執經居弟子列二先生愛之凡天人禮樂之奥典故文物之著詞章性理之微心傳面命學遂以進既歸卒業又十餘年而聖運肇興以秀才徵至京師試文吏部授淮安府清河縣税課局副使清河當汴徐之衝商貨之交舟載車挽與德量其貴賤多

寡而為之征錢楮之入以貫以文計者載之赤歷歲增月羨貢之府藏之庫而軍國之費頼是以出焉既踰年考滿當代與德曰我庶幾無責可以退矣清河人士挽留之莫能得乃使來請序以送之夫衣被服食民之所頼以生者不先有以貢於公其何以致夫尊君親上之心哉然而奸民黠胥窺避隱匿弊倖百端於是闤市之征不得不嚴矣國家之法錢穀為重監守自盜之律讀者凜然而好生事者往往羅織鍜鍊必致刑辟是以清

修謹飭之士不樂為之蓋其心戚戚焉不能以頃刻去懷也噫是豈立法者本意哉與德天資明敏而敦朴有守其於理財之要可謂不媿所學而無忝師門矣予家世四明於二先生既親且昵胡先生即世已久不盡得其緒言餘論而以貢士忝教臨淮復聞王先生之訃老成凋謝為之盡然猶幸遇與德論師友淵懿期底於遠且大也夫為政之道盡其職分之所宜而已寬則民慢而事不集猛則民畏而心不安於二者而取中斯其庶幾

乎與德學而仕者也異曰為良有司不當如是耶知清河縣事陳立本予同經友也其當以是告之

送邳州稅課局大使韓民瞻序

越為浙左名郡屬邑蕭山當浙江東西要衝山川之秀鍾之於人名家大族若湘湖韓氏民瞻世所謂才者也其先魏國公以雄文直道致位宰輔自後登金門上玉堂者代有其人際今聖運肇興徵用天下文行之士越有司以民瞻應詔民瞻不得辭遂試藝天官中選授臨川縣主簿臨

川在大江以西其民好訟民贍扶植善良鋤治强梗罔
不化服嘗奉省檄簿録民財一無所私怨家罔生事端
訴諸憲府憲府悉辨其誣然猶左遷為邳州税課局大
使人有以為難者民贍曰錢穀有司一事爾以治縣之
道治務何難之有且我夫子上聖之資辭尊居卑亦曰
會計當而已矣某聖門之徒也無入而不自得其可哉
既至而邳在中都輦轂下大河南北形勝要地行商去
賈舟車衝擾無有寧日民贍量其貨之所直而為之征

多不為重少不為輕泉幣之入以文以貫計者登諸赤
歷儲之府庫月有餘而歲有羨矣人皆曰民瞻其果材
矣乎考滿卭之士大夫作詩以贈使來請予為序自古
英傑之士必歷試諸難況乎錢穀軍國所需儒者視為
切己之學者哉王文正公旦監潭州銀場余襄公靖監
筠州酒稅之二公者皆位登政府勲著疇庸其始也豈
以位卑祿薄恥為之哉民瞻世家賢子孫清修謹約凡
其設施措置之方皆得諸學問之素自茲以往功名富

貴何古人之不可及哉予家世四明與蕭山接壤夙聞韓氏之多賢有名某字奠之者慷慨論事縉紳竦敬於民瞻為尊行盖嘗識其為人而予鄉先生黄公潤之以東發之孫奥學能文在元至正間講授其地民瞻盖得其緒餘焉者傳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其民瞻之謂乎於其入覲京師遂敘於羣言之首時洪武十一年歲在戊午正月既望序

送鳳陽府量積倉大使陳德謙考滿朝覲序

高郵陳氏為文獻大家在宋孝宗朝有名造者博學高行以淳熙乙未進士積官朝散大夫入鄉先生四賢祠與孫莘老喬竦並列俎豆尸祝不廢自是珪珇蟬聯領鄉薦及為運使直內閣者相望後先入元為丹陽縣主簿名宏者亦以政事有聲其在至正末為淮南參政名謙字子敬者則其孫也世閥源流其有自來哉鳳陽府量積倉監納陳德謙父盖處士再福之子參政公從子也去朝散公六世矣龎厚老成而熟於世故際今聖運以嘗逮事先朝徵入天官授安慶河泊所

官沔陽倉副再轉調今鳳陽維倉庾之司職冗秩卑凡而
關鑰之嚴朞勘之要緊量儲峙之煩會計出納之重夙夜
盡心不遑啟處者有年矣人有戚之者則曰錢穀國家所
賴眇焉小子嘗恐隕越失墜以為祖宗羞顧其職所當自
盡者可憚其勞耶既考滿得代倉廪皆有餘羨會給散告
盡乃奉府檄入覲京師来别曰我耄矣將上休致之請倘
廟堂憐其愚衷歸掃丘壟守田里以盡我齒榮莫大焉予
喜而復之曰是可謂能諗夫出處之正矣四時之序成功

者去人生幾何哉在少壯時志强氣銳視功名猶拾芥齒髮既變奉身以退保沖養和以還造化舊物斯亦可矣寧能與衆齊驅並駕耶德謙世業詩書善承善繼從容仕版逾六十年而廉謹自律由始至終不以一毫自累晚節令名庶幾保全矣聖明在上優老之令改官增秩祿養終身所以蔭休于後嗣先耀夫前人者未可量也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其德謙之謂乎予忝教臨淮與德謙時相過從樂聞其家世之詳樂稱道之於其

将别殆不能忘情也異日幸得南歸道過髙郵訪德謙於山水間觴酒稱壽取其平生律身行已録而傳之使知朝散公之後尚有人焉

送新蔡縣知縣應先生致仕還里序

仙居應先生宗豮號木齋奥學髙行為有司所知洪武六年之夏薦入天官試藝髙等授知汝寧府新蔡縣事賜紗帽襲衣銀束帶拜恩奉天殿下上任政舉職修未幾流逋四歸田野日闢户賦歲增新蔡之民咸知有生

之樂由是興學校敦教化葺治郵傳興修水利凡事之宜於官而便於民者行之畧倫部使者考覈以稱職聞自郡府及衛閫至承宣布政司皆為崇重敬禮以為儒者之效可暴白於天下矣一日先生慨然曰我老矣久此何為者哉解印而歸獨不能効陶淵明也耶遂以老病休致為請汝寧太守萬公孟雅為達諸朝報章既下扁舟竟去新蔡士大夫父老及其民庶攀戀不忍別有涕泣者先生曰我何政理而得衆心如此耶揮手謝之

過臨淮真以斯文之契賀之曰先生可謂得所宜歸矣
夫進退隱顯一於道而已進而顯所以行此道非所謂
趨競也退而隱所以存此道亦非矯激也古之君子平
日暇居以天下事置之念慮一旦列仕于朝仁義道德
之施所以堯舜其君民者特舉此加彼爾若乃功成名
遂投閒置散木石之與居鹿豕之與游逍遥徜徉以終
其天年其亦可以無憾矣使夫溺權要貪勢利戀戀不
舍一旦蹈身不測噬臍可及乎且夫淛河以東素號人

物淵藪自十餘年來登仕版者不啻千百也其有奉身
而退如先生者幾何人哉然則先生之歸天其有以默
相之耶昔者聖人傳易於文言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
其正者其惟聖人乎先生知進知退庶幾聖人之道哉
真家居四明與仙居為隣壤服先生令名久矣茲客臨
淮先生之出處大致實見而知之顧以教職羈縻耄年
未及不得相從言邁心歎焉其弗寧也異日或得一遂
幅巾杖屨訪先生仙居山下某水某丘指其釣遊之地

歌歸來辭觴咏為樂有若晉人之風流焉其亦可哉

送致仕鳳陽府儒學教授劉伯機父還金華序

七十致仕載於禮經詳矣數千百載以來著為令典莫之改也然人年至七十蓋亦罕矣既艾既耄而使朝夕困頓於簿書刑政之末不亦可矜耶夫仰惟聖明在上優老養賢惟恐弗及邇者玉音渙發命中外大小有司至六十以上許引年休致大矣哉堯舜之心乎予友劉伯機父金華蘭溪大獻望族博學多聞洪武六年以秀

才徵入京師授湖廣荊州府潛江縣稅課局大使考滿
調鳳陽府泗州遞運所副使踰年以裁革調本府稅課
司副使分司新城三年貢賦登足奉考書入覲天官宗
伯以其年過六十上奏廷陛陛鳳陽府儒學教授致仕
時同列者六人上親御宸翰製誥以賜有曰劉伯機令
當調官而乃蒼顏皓首縱有自强之心終是年高故加
升等以養老於家大哉王言也典謨訓誥何以加哉伯
機持歸告諸祖禰誇耀鄉黨父老親友下及山樵野牧

蔵諸篋笥將見虹光上燭矣烏乎伯機何以得此哉豈
其明哲自保慎終如始致夫名遂身退之榮耶將祖宗
積累之厚餘慶所及有以祚夫胤嗣之傳耶不然錦文
犀軸鸞翔鳳翥豈輕也哉夫司征冗官也典教清職也
稅課國用所關為之者或至於戾學校師道之重望之
者或弗能得士大夫於斯二者殆不能兼善而兩盡矣
伯機商稅之司克稱其職而於郡博士之任終顯榮厥
身其非出處維時進退以道者哉瞻望故山修程言邁

田園清興從容晚節幅巾深衣以道德文章模範後進

古之所謂鄉先生者非伯機其誰歟

滎陽外史集卷二十四

滎陽外史集卷二十五

明　鄭真　撰

序

嘉興宣公書院山長華亭陳君事績詩序

予讀唐辛讜傳未嘗不三嘆也方唐室中微龎勛以偏伍庸材據徐宿攻泗水列城方鎮環觀坐視未有能任夫分災恤患之責者辛讜一士人爾無官守言責以為

身累乃能請命赴難以泗州成功書之史冊有昭昭而
不可泯者雷雲溝迍屯寓縣興難千載之下豈無忠義自
任奮身不顧如讜者其人乎至正十六年夏四月高郵
張寇陷松江凡郡人以才望稱者皆受偽爵宣公書院
山長華亭陳君慨然曰我志欲吞此賊爾烏能忍恥偷
活於此耶出私帑募勇壯三千人即所居為營以拒之
時江淛行省參知政事楊中奉公駐師嘉興君遣人間
行請益兵止得文千戶所領十有八人君以大義揞衆

迎敵決戰冦兵敗走擒偽通判呂恂追至朱涇市鎮焚
其營乘勝抵斜塘橋擒獲不可勝紀居無何里人黃璋
約冦兵為内應夜潛引兵縱火刦寨君盡力死鬬會官
軍先退君孤立無援僅以身免其愛女及從者皆見殺
失資產以萬計君流寓錢塘貧餒自守省憲交章論薦
迨未有以寵異之者懷忠抱義之士能不為之衋然也
哉夫士大夫之於人不論其事之成敗而惟在理之當
否以君倡謀仗義為國忘家則其忠節為何如耶使任以

帥假以兵威則功業之成視辛讜豈少哉予蟄居東海無由與君論議以發所蘊嘗誦鄉貢試中之文想君之為人武林楊子玉以事來遂作詩以美之君名善字充之

詩云吳松之壤東南奧區歲在丙申羣寇突如朱巾赭裳陸梁恣睢乃賊乃戕乃毒乃荼桓桓陳君揞不辱汚指廩發囊仗義奮呼從者如雲仡仡萬夫修我戈矛為君前驅請命轅門是究是圖秣馬釐兵翦馘執俘寇狂假息有若釜魚彼何人斯委心奸渠俾我子立力寡勢

孤慘焉骨肉横罹非辜籍我土田火我室廬轉徙流移
莫適有居忠憤之蓄鬱焉弗舒赫赫明廷唐虞訏謨省
署憲章登于宸都胡不名爵金紫曳婁太史秉筆古之
董孤傳之後來請從簡書

予向居東海上為山長公著此文公見而喜曰此士
大夫公論也際今聖朝而公之姪孟敷為中都宿州
學正適予亦教諭臨淮嘗出以相示及九年任滿同
升教授又同在江西屬郡既三年孟敷以書求此文

出舊稿録以歸之併記于後

應節婦張氏旌表門詩序

國家著禮典為目三十有二而旌表與焉盖所以崇教化美風俗為天下後世勸也四明節婦張夫人有賢行年二十二歸應氏生二子七年而夫君卒夫人慟哭言曰夫者婦之天既絶我天矣何以生為繼而又曰夫之不幸天也我其忍死以終厥志乎躬服裏事除喪不事容飾日承事舅姑惟謹及舅卒盡鬻奩具以殯以葬一

如禮制又推其餘以嫁其夫之妹四人二子則俾之從師問學既長克以才行見知名公鉅卿遂有禄養令其姑年踰九袠而夫人亦已老矣會廷臣經畧江南遂得旌表其門太史周公傳其事縉紳士大夫又為歌咏之烏乎是豈不可為世道勸哉嘗試論之女子之嫁也三月而廟見既成婦矣盖將終事君子以遂家室之宜也中道而乖乃其不幸之大者於此而不失其正焉固常情所難而亦女婦之當自盡者非徒欲為門户榮也乃

今富家巨室多藉是為倖免徭役之計夫豈制禮典者本意哉以夫人覯之節義以守其身文行以朂其子孝足以奉尊惠足以及衆至行彰彰不可誣也故其無資産勢力之助卒能高大其門葢天理所常行而公論所不泯者書所謂表厥宅里樹之風聲者於夫人誠有合矣系之以詩曰懿惟夫人有肅令容内教式承冲和敬恭相攸立配於彼儒族命也不辰罹爾惸獨中閨窈深明月夜光晤言孰親顧影皇皇永矢厥心如金如石地

下天髙百嵗一日白髪在堂克謹膳羞而舅奄喪孰相
其憂我飾我粧迺貿迺易以孝錫類惟禮是式翩翩二
雛矯焉髙飛娛養樂康斕斑舞衣皇矣熙朝崇尚節義
於赫旌書榮需寵賁詒爾子孫永涵天休矢詩以歌配
于柏舟

送王繼遠歸天台詩序

天台王繼遠倜儻好義士也其先七世祖獻肅陳公在
南渡時歴事兩朝為名法從繼遠以父命出後王氏在

至正間以逮事先朝得謫居臨淮縉紳君子樂稱道之予以鄉貢來主教事與繼遠斯文之好為至間與登鍾離故城仰獨山之髙勝俯長淮之險要帝鄉神都之盛觀近在咫尺凡古昔疆理形勢因得指而論之繼遠曰昔吾獻肅公之事先宋也嘗以天下安危為已任直前論事慷慨激切大槩以臨安僻在東南籓籬喉咽當以淮襄為重淮控引山東襄經制中原守襄當得唐鄧守淮當得海泗金人泛使議和每以四州為言而公建議

以四州之地決不可棄阜陵知勇天錫鋭意恢復而扼
於羣臣卒不得逞於是唐鄧海泗之得失與南渡相始
終矣吾幸生治朝遠游千里經覽陳迹質以先獻肅之
言感慨係之矣予既諦而聽之暇日從繼遠得獻肅公
家集具載輪對上殿劄子及奏疏貼黃皆論南北利害
大計喟然嘆曰至哉言乎其國家盛衰消長所關乎乾
道君臣克取而行之必能厲戈北向雪復讎恥何至畀
淮中流為小朝廷戀戀於八陵坯土之悲也耶世異事

殊九原莫作故家文獻之傳乃於繼遠而取徵焉獻肅
庶幾為不没矣今天下一家輿圖之盛亘古莫及繼遠
以家學之正異日進用於廷其不曰公侯復始乎予於
繼遠竊有慕焉因其歸天台作詩以贈且序其出處論
議之懿冠諸篇端云驅車濠梁道薄言向南州江河隔
千里中情邈悠悠矯首赤城霞五采聯瀛洲故山幸無
恙歸來成宴休旭日耀桑梓浮雲洩松楸清晨聽喚起
芳晝閒軥輈藴真愜所遇泉石聊夷猶親賓列冠蓋佩

琚鏘琳璆樽壺湛清醑鼎俎羅瓊羞十年慰契闊咏歌相獻酬物情競朝夕變幻如蜉蝣保身樹明哲前修以為傳

送鳳陽府學教導陳繼先歸清漳詩序

清漳陳繼先由國學生来為中都鳳陽府學訓導弟子員母蘇氏在堂年七十餘繼先在鳳陽去家五千餘里以音問之不通禄養之莫致也悵然南望泫然以悲其鄉人過者或言於繼先曰汝母病亟勢將屬纊繼先驚

忸㑋地國家之法凡仕宦於外其父母在家或病或死
非其所司有文移印信為憑據者不得解職以去繼先
徬徨無所出因請於郡府檄漳之龍溪縣問其母安不
以為去留而龍溪之有司不知為政之大體不諒人子
之至情郵傳上遞謾不啟視催檄至再而終不以報也
道里遼遠山川阻深南州往來之使不得一介焉繼先
亦無如之何矣會鄉友賴君恩順與繼先同業成均又
同訓導鳳陽今年夏六月由省親復職以其兄訃來則

其母已小祥矣繼先徒跣號慟水漿不入口累日有弔
之者泣而言曰天下之人寧有母死逾年始得聞之如
予不肖者乎且我不得終養而使我母一至於此我罪
大矣何以生為鳳陽太守李公聞而悲之為之達禮部
俾馹遞以去予以斯文之好送至南門外告之曰繼先
其可謂孝矣夫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繼先豈
遽緩於此哉訃告之不時動靜之或制繼先豈得而自
由耶天地之間凡有血氣者莫不知愛其親況人為萬

物之靈於其至親存亡之際也耶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秉彝好德非外鑠我也有忍死其親忽焉而不加恤如龍溪有司者獨何心也哉昔後魏淮南王長史趙琰以二親之喪不得越闕歸葬至絕鹽粟斷諸滋味二十餘年惟食麥而已而南宋海虞令何子平父喪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袒括是其天性至孝有非常情所及者繼先以儒得禄將以為養也而越在畿甸親之疾不及奉藥以嘗殁不及憑棺以斂閱歲歷時訃告始至

是其風木之悲蓼莪之感有不容已者然而喪事即遠
有進無退窀穸之事所以妥安其親者盡禮無違庶幾
始終弗憾矣然則繼先其亟歸矣哉清漳文物之邦昔
者考亭朱子過化之地也考亭著為家禮喪葬之事損
益適中漳之士大夫講之熟矣諸侯家魯於是觀禮蓋
庶幾焉繼先歸而取行之使觀者有所感發其不曰禮
義由賢者出乎因作詩以舒其悲且為序其篇端詩云
窈藹北堂居猗猗媚叢萱永言忘憂物金甤耀以蕃一

朝霜風發慘慘摧芳根白日無精景重雲翳朝昏遊子遠行役遅遅歸故園中心悵莫及泣血漬深怨憶昨别離時慈闈芟且言為將手中線致此鞠育恩壽命有盛衰容顔失清温慈養不得終空復盤中飧昊天邈萬里何能訴重閽誰如古巫陽用以招冥䰟

雲巖小隱詩序

頼上縣主簿廬陵顔先生朝宗唐太子太師魯公之系魯公嘗為吉州别駕遺愛在民歲時俎豆尸祝之今郡

麗譙西祠堂存焉郡之屬邑曰永新西南百餘里曰禾山兩崖壁立長溪綿絡入於禾川與吉江合流魯公在郡時甞至其地大書巖石上曰龍門溪愛其幽阻僻深留其季子碩居焉故宅有魯公擣衣石嘗著靈異人莫敢遷之因號為平原石豈其遺德所存者耶子孫蕃衍分為數族散處各邑歷唐及宋以至今日登名科掌教席及仕州縣者相望先生以世澤獨家石巖巖上常有雲氣或時神物蜿蜒雷轟電掣霖雨大至懸崖飛瀑萬

鼓齊鳴蕩擊噴薄奔放而下不知其幾百里也先生樂得其勝因號為雲巖小隱云會朝廷蒐羅巖穴先生以有司敦迫與羣士旅進天官授蜀西順慶府蓬州營山縣主簿歷六載以單併調官賴上縣簿書期會朝夕從事而耳存目注未嘗不在雲巖也於是用古篆法扁其所寓而會稽陳能舊嘗繪以為圖縉紳士大夫咸為詩詠歌之先生以斯文之雅請予序其意夫山川以人而勝南陽以諸葛也東山以謝安也彭澤以陶潛也蘭亭

以王羲之而始著浣花溪以杜少陵而益顯匡廬香山以李謫仙白居易居之而後人為之嚮慕興起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即其地而想其人而其人為不可忘矣況夫堂構菑播之重嗣世象賢追念本始有以永其德澤之傳者哉江右山水廬陵為盛蓋天地扶輿之氣鍾聚凝結有如此者而龍門溪特以魯公大書深刻遂名天下子孫居之詩書禮樂之風數百年如一日人固以為文獻足徵矣魯公為唐忠臣世之儒者言其不

死計其忠烈之氣殆與天地並存矣乘雲而來乘雲而往疑若在是巖之左右前後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肖祚骨肉之親精神血氣之感俯仰上下慨想其冠帶立朝專城出使之日儼乎如見其伉禄山而罵希烈忤輔國而誚盧杞也功名勳業嗣而續之與魯公同不朽可矣豈徒視白衣蒼狗之變化以自適其意者哉夫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易所以明乾道也先生精於易學通乎天人向者隱于雲巖固嘗以天下事置之念慮矣今

出倅畿甸寧不以所學施之有政乎異日升之廊廟遇大旱作霖雨使天下之人視雲巖猶傳巖焉斯其無媿於魯公之後人乎傳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為之序而系以詩曰

截彼雲巖維其高矣孰世其居儒衣褎矣自古在昔匪一朝夕載經載營言作爾室山高水深德人德音寤寐孔懷湛焉厥心浮塵斯迥俗氛斯屏攸芋攸躋閒焉幽隱雲兮卷舒我起我居從容以時或詩或書雲兮變幻我

顧我盼用之則行時豈云晏曰惟我祖太師魯公正色
立朝教言則忠來遊來遨以命其嗣厥構貽謀克趾其
美山川神靈有聞無聲乘彼浮雲太空冥冥天高垂象
以寓遐想厥降在茲非惚非恍大明中天禮羅徵賢其
來于于賁然翩然旅進于廷需恩錫寵民社之司靡勞
靡冗洌洌頹陽煌煌帝鄉故山邈悠歸焉相望雲兮在
天咫尺非遠樂以忘憂動靜隱顯相時絪緼膏澤我民
為雨為霖與物其春慶門珪組盍繩其武雲漢昭回以

奉明主

東海池公溥孝行詩并序

嘗閲太平御覽載古孝行事甚備彭城劉師貞以夢母而識其母之容狀東平孟元方以夢而知盜發其母之冢滎陽鄭邯以夢教令噗杏而愈其母之疾病及讀柳宗元銘墓之文天水趙来章以神人示兆而得見父柳州府君之墓今觀劉先生貢寓董先生士勉著東海池公溥孝行事亦以神童示夢而尋遇其父正與古類世

言至孝通天地感鬼神其信矣哉按周禮紀夢有九思其一也公溥之夢其思歟思存其心在平常旦夕之間公溥奉二親避兵倉皇中父子相失至誠懇迫天地上下實臨之神童之示夢豈特以其尋常旦夕之思耶然以夢得其父幸也以重傷奄至大故抑何不幸之甚耶夫父子之道天性也人心義理本諸賦予之正凡人莫不有之歷千萬世不變也私欲汩之於是有忍死其親者矣公溥當喪亂患難之時父斃於兵藁殯從事不共

戴天之義弗容於茍存矣而寇盜蔓延遍于齊梁操戈剚刃莫辨誰何繯壘哭泣視諸天而已孤惸喘息眇焉如縷而展轉千里十有餘年戀戀哀慕有如初喪躬際承平復覩天日之盛卒能歸葬其父終養其母生者死者各盡其禮是固常情所甚難者而公溥能之傳所謂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者其斯之謂歟予雖不識公溥而以劉董二老先生皆良史才紀事之實為可證據輒因其言作詩以美之其詞曰

驅車上中土川塗邈以巇雙親正華髮客行奈時危弄兵彼何人殺氣腥風馳倉皇負所天骨肉成乖睽追奔幸一甦感此吉夢隨崎嶇澗谷深忍能見瘡痍奄忽成永訣荼毒猶割刲叢殯泉隧間禮制諒勿違號慟蒼松根愁雲天為低淚盡眼欲枯骨立膚其羸所幸不即死寧復嗜甘肥揭歸向閭里庶以奉母慈大明赫中天恩光浹四陲薦書上京國懇懇拜且辭富貴非所欲但祈終我私言瞻舊時路行行記梁齊返葬捧遺殖北風襲

麻衣峩峩馬鬣封水砂獻神竒蓼莪感劬勞風木增悲悽至行昭格享永言福履綏大書示千古金石粲光輝

太常司丞方公資深使還詩序

洪武十三年秋七月望日聖天子孝享皇陵先期命禮官奉幣行禮而太常司丞天台方公湜資深實當使遣公既俯伏拜命出次龍江乘驛舟泝大江涉長淮風水急駛櫂夫奏功一瞬百里以共日至中都將事之夕齋戒沐浴具衣冠省牲視饌品物備具昧旦作樂成三獻

禮燔瘞如式竣事享胙天光發舒嘉祥駢集公出郊將復命京師過臨淮及鳳陽府推官宋君廷臣抵謁先聖博士諸生相見以禮公論及祀事以為宗廟祠礿烝嘗備見周制若山陵之禮則周官所謂冢人凡祭則為尸者其畧也自秦始皇出起寢於墓側漢室因之故陵有寢殿起居衣冠象生之備降及東漢因而不改每四時朔望二十四氣伏臘及社定為上飯之儀以禮官行事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嚴具天子以正月五日

上陵則郡國計吏亦得從之占其郡國災祥豐歉欲使
先帝神靈具知之蓋事亡如事存不得不嚴者今天子
孝思維則霜露慨然羮墻之見若舜之於堯也其自揆
不才忝在職掌奉命而來恐隕越為斯文羞今將還奏
九重諸君何以教我於是宋君及鳳陽教授吳先生義
孚進而言曰公之於禮如是博且詳也不謂之能其官
可乎抑聞之禮貴於誠敬聲名文物特其末耳周公升
歌清廟苟在廟者愀然如見文王焉不誠且敬其能之

乎夫臣職之恭即君德之著也上之奉先下之奉上一誠敬之交孚是以駿奔對越洋洋在上來享來格熙事備成社稷臣民之慶萬年賴之蓋有以交於神靈必有以同福禄然則宣室前席之名非公其誰耶公聞其言首肯者再送至淮河上再拜為别至八林阻風賦詩四十韻寄郡府及庠序諸君子凡使事之誠友道之懿山川之所歷習俗之所見莫不備著而詞意典雅有杜少陵韓吏部之風可謂能賦之才大夫矣昔在元蜀郡郃

庵虞公金華烏蜀山柳公常官奉常當重熙累洽之時凡朝廷大享大朝會見諸詩歌金聲而玉振之讀者羡艷與起公其何慊於斯哉予家四明與天台壤地相接尚論先哲愛厚為至謹次韻成篇致戀慕之意且序其事於首云

天朝崇孝治蒸嘗藏先祠皇陵松栢深扈衛貔虎師禮樂盛典制壇壝嚴威儀金匱抽祕藏類以編簡推黃流湛芳馨圭瓚粲陸離熙成備格享清廟賡周詩侃侃太

常公衣冠偉文儒叶而騫若綵鳳翔陋彼班豹窺對揚列廷陛凜然氷雪持内篚肅將幣奉命寧縶維涉江沂長淮滄波天渺瀰靈神迓天使舡頭舞蛟螭歷險吁已艱秉心矢弗移齋宫爰戾止清風洒旌麾多士咸駿奔窣夫效驅馳嘉牲告充腯薦俎寧遲遲昧旦竣禋事漸漸金烏飛式瞻河漢間星斗粲有輝曙光燭馬厩曉程報雞塒使華倏云返早飯何容炊芹宫幸一憇禮賜承先施知已逢叔矛哲人覯先箕少將雞黍獻何有熊蟠腼斯

文已波靡砥柱非公誰相忘餞席間古道何偲偲至理
賾幽眇名言闡淵微毫鋒縛霜兎洒洒雲煙揮磊落珠
琲粲爛煸雲錦如叶而士林相唱和吹塤閭鳴箎重壁見
垂棘名寶誇璠璵叶移笑談一傾蓋樂此新相知都俞際
明聖有若唐虞時招徠慰宵旰佩綬鏘王畿行膺玉堂
台紫泥進摛辭老學飽研磨況乃年未耆大手燕許筆
永言千載期嗟予忝淛産同鄉顧陪隨阮籍遇青眼馬
良逢白眉矯首翰墨林汗竹紛如圍秋高望鴻鴈寫寄

千里思

一灣煙水圖詩序

海寧賈君惟敬謫居頼上縣扁其室曰一灣煙水邑簿廬陵顔朝宗繪為一圖題詩其上嗣而和之者有人矣會惟敬南還舟次濠梁出以相示予笑而謂之曰此所以示歸兆也天壤之間水居其多知者樂水以其周流不滞有似於水也惟敬其知者歟且水之大者莫海若也惟敬家黄岡在滄海上水之大者固常見之矣客處

淮頼其取義於一灣煙水者所以誌不忘焉爾宜君子以為必歸也然則扁焉覩焉狗名而求實其何間於彼此哉遂歌詩誌别云

野水晴川望海遥光開寳鑑散風濤鼓琴出聽魚龍近
彈鋏驚飛鸛鶴高隔岸不煩呼折簡倚空時復醉揮毫
黄岡路接蓬萊島仙子來迎炫錦袍

知五河縣事曾君闕號北溪詩序

長沙山水名郡屬邑三湘惟湘鄉為最湘鄉有連水南

流百有餘里是為春溪綿絡岡隴映帶林麓逶迤蛇曲折莫測遠近溪之水清澄瑩徹洞見深底而崖骨石齒劍攢珠纍舟楫不通每雨晴月霽俯而聽之潺潺汩汩若琴瑟之鳴而璆琳之奏也邑士曾君（闕）隱居其上一榻清晤塵坌不入客至燕笑從容賦詩行酒以為樂嘗慨然曰我其終於此矣乎且號為北溪云會朝廷急於用賢君以文學薦入京師授知五河縣事五河中都畿縣之一簿書刑政日不暇給而北溪之勝蓋夢往而神

馳矣縉紳士大夫為之贊詠者盈卷軸予得而觀之嘆其幽情雅致有非淺俗所及者夫天地之氣凝而為山融而為川山川之秀非哲人君子不足以當之蟠溪以太公望也濂溪以周茂叔也其功名之盛道學之尊孰得而議之然而柳子厚辱溪以愚陸希聲號溪為蒙亦得與穹壤相不朽然則其地之靈其人之傑也耶長沙在三江五湖中有屈大夫賈太傅之遺風名世大儒若考亭朱夫子廣漢張南軒存神過化後學企仰君以文

獻故家與之相望千百載之上濯纓自潔初無意於人間世也然而隱顯隨時出處二致向在林泉今登朝宁斯時北溪之勝固已增輝改觀矣於是而澄其心易其氣處事接物有如水之清且明焉我見其淵乎其有容浩乎其不窮雖在數千百里之外豈不猶在此溪之上乎昔宣聖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釋者以為與道為體君學聖門者也循名求實其在於此乎君為予一笑遂為之序而係以詩云

沔彼溪流蜿蜒山谷曰廓而容曰杳而曲輝光内涵精英上浮皎焉明鏡鏘焉鳴球有斐君子于胥樂只以號配名克濟先美宴居從容以遊以遨言涉其深言陟其高有卉有葩有蘋有藻擷英擷芳幽探遠討天高日晶湛然虛明涼風徐来掬其清冷鸂鶒飛翔龜魚遊躍上下昭昭豈不識察人亦有言至清者泉心術如此可象聖賢弗捷於中孰塵孰滓謂言不信有如此水

槐橋野趣軒詩序

括蒼葉君伯玉年及六十老成文獻之士際今聖運以六科徵入天官授平凉府開城縣主簿在參佐之職嘗扁其所居軒曰槐橋野趣而為之圖蓋紀其鄉里之勝以示不忘其僚友孫先生大年紀之會伯玉以兩考朝京師過中都請予申其說而予何足以知之按槐橋在龍泉縣南十里臨髙制下為縣之要會伯玉家於其地已及數世其係以野趣云者蓋因其意向之適云爾今即其圖觀之大山深林迴旋磅礴而平原廣阜犬牙參

錯非有朝市之盛闤闠之富公府之嚴也一篇中分兩水交會煙草雲樹淒迷慘淡蔀屋荊扉星布遠近白髮老叟曳杖而來者傴僂匍匐嚨言俚語前呼後應非有聲名文物之聚衣冠禮樂之集也然而伯玉得其趣而樂焉則固不以彼而易此矣括為仙都上直少微星其人物往往有隱君子之風伯玉家于槐橋將底終身殆不啻李原之盤谷孫登之蘇門林逋之孤山矣然顯晦非二道出處本一致向在于野今登于朝凡所設施舉措

之方皆平日涵養之素其意向之適固無入而不自得矣於是樵於山耕於畝獵於囿與二三君子考盤丘壑間其心之所得意之所趨殆與天地萬物同其妙矣昔我四明鄉先生蒙齋袁公嘗曰我觀於草木之發生禽鳥之和鳴悠然與我心契其樂無涯然則槐橋野趣其有得於茲耶因為之序而繫以詩云

睠彼槐橋龍泉之陽神鍾秀聚山川相望懿美君子茲焉考室言即于野惟趣之適元氣太和坱軋絪縕兩間

化育萬彙以均因象賦形至理斯具意向之趨心領神
悟如飢得食如渴得漿朝夕坐忘樂哉相羊視世營營
各惟厥志朝者爭名市者射利理欲異情匪公伊私我
心休休先烈依歸質諸羲經同人于野至趣之存有不
忘者聖治文明賢才彙興天光寵賁粲兮弓旌大道之
公豈不在我時仕時止我無不可歲月其徂盍不歸歟
收視反聽式完厥初桑梓敬恭東阡西陌爾汝兩忘誰
主誰客德人德音或嘯或吟從容者天淵乎爾心猿鶴招邀

其山其水優哉游哉永言樂只

滎陽外史集卷二十五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朱上林